

3299

3122

11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 1941

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八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御史臺部

御史臺

歷代沿革

御史之名漢書有之漢書亦有秦

之職漢書為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

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漢書漢以御史

臺為有臺謂者為外臺謂之三臺

御史為有臺謂者為外臺謂之三臺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八

新集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御史臺部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御史臺部

藏書

御史臺

歷代沿革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戰國亦有秦

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則皆記

事之職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

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漢以尚書為中臺

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謂之三臺

梁及後

魏北齊

謂之南臺北齊御史臺掌察糾彈劾

後周曰司憲

唐曰御史臺高宗龍朔中改為

憲臺武后時改為肅政臺後去肅政之名但

為左右御史臺**宋**沿唐制設御史臺其屬有

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

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御制

三院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他官領之太平

興國三年以張巽為監察御史正名舉職自

此始也唐制御御史不專言職至天禧中始置

言事御史唐朝有御史裏行至景祐中始置

以處御史之官卑者唐儀臺案有六監司元

豐三年李定請復六察於是以御史專領六

察元豐三年御史臺言請以吏部及審官東

西院二班院隸吏察戶部三司及司農寺隸

戶察刑部大理寺審刑院隸刑察兵部武學

隸兵察禮祠部太常寺隸禮察少府將作等

隸工察從之

宋

御史臺掌糾察朝儀彈劾

官邪勘鞠官府公事凡內外刑獄所屬理斷

不當有陳訴者付臺治之登聞檢院隸焉有

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其下有侍御史治書御

史各二人又有殿中侍御史二人又有監察御史及典事之官其屬有架閣庫管勾檢法獄丞等職

羣書要語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今以贊冢宰掌書贊禮春官栢寺圖

書之府蘭臺章奏之庭踰鮑宣之再入類胡廣之三登薛宣之明習文法周處之震肅權豪晏

公類要烏臺峻秩望總鐵冠蒼佩崇班威高石

室朱帷霧徹初停州縣之勞白簡霜飛宜屏權

豪之氣唐中宗受蘇烟制中朝執憲之司四海

繩違之地凡居中外皆俟整齊五代會要憲官

之職在指佞觸邪唐太和勅執簡南憲是惟邦

直李回制事總朝綱職司天憲五代會要霜威

掃地風憲收聲同上執憲準繩之司所以提振

紀綱端肅內外白集行薛存誠制御史府自中

執憲暨察視之官皆顯秩也白集總憲度於朝

端植風聲於天下柳文秦漢以降御史府莫不

用剛果勁正之士維持紀綱季代而還埋輪破

柱之徒絕不復出元微之行裴注制前代有埋

輪都亭之奏唐朝有戴豸正殿之劾杜牧行李

蔚制 謬掌天憲

同上

御史府不以一職名蓋總

察羣司典掌衆政

元微之行高允恭制

察糾彈

劾

北史舉直錯枉不避親讎糾慝繩違務從公正

正

云云

寄之鷹隼用屏豺狼唐大詔令以掌刑

法典章糾正台官之罪

唐百官志

臨制百司糾

繩不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紀綱轉輕

唐會要

彰善瘴惡激濁揚清御史職也唐大詔

令大事奏裁小事專達

唐百官制

熒惑火之精

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捕糾正

詩句 迴迹清憲臺

選贈王元貺

盛府持青橐殊

章動綉衣風連臺閣起霜就簡花飛

蘇味道贈

御史入臺

稜稜直指烈烈方書蒼玉鳴佩綉衣

登車

元希聲四言詩

烏府先生鐵作肝霜風卷

地不知寒

東坡贈劉顛言事貶官

老持臺憲減

霜稜

林逋

栢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

東坡

擊彊如催枯食藥不知苦

山谷

御史霜降

威行私不容粟

同上

白簡威猶凜青山興已濃

東坡

時來上青冥俛仰但一節危言回丘山聲

利盡毫末

荆公送孫叔康赴御史府

古今事實

烏府

前漢御史府并舍百餘區府中列栢樹常有野
烏數千棲止朝去夕來朱博傳又成帝時御史
臺有烏集故謂之烏臺

蘭臺

御史臺率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
州刺史漢官儀又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前

漢百官表

又曰栢臺

見烏府注

又曰南臺

見泐

革注

陳子昂為陳舍人讓官表云執憲南臺又

曰肅政臺

見泐革注

準繩之司

唐高宗問羣臣舉御史僉舉萬年尉揚子帝曰
斯人常褻服居公視事其可以為準繩司乎

紀綱之地

唐大中三年中丞魏謩兼判戶部謩奏曰御史
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綜戶部
事從之會要又曰御史臺朝廷綱紀綱紀正則

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治

魏謩傳

謂之三司

凡寃而無告者三司詰之大事奏裁小事專達

峻莫之比焉同上

臺置六察

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三人掌以刑法典章糾

正百官之罪唐百官志又太和七年赦文云御

史臺所置六察分糾百司又大中元年御史臺

奏伏以御史臺臨制百司糾繩不法若事簡則

風憲自肅事煩則紀綱轉輕唐會要

臺無長官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

言事不諮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

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主事得自彈事若先白

大夫而許則彈大夫不知白誰也唐會要

控制南司

北魏崔暹為御史中尉尚書移牒索御史監選

不與及暹為僕射還索御史宋遊道判云崔僕

射昔在憲司籠架北省今居禮閣控制南司遂

不與北史

卿處南臺

北齊王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遊道為尚

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

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

唐百官志

又高

宗武后之際當時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

理寺雜案謂之三司

六典

號為七貴

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

班入閣則侍御監奏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

殿其次用七品紫宸殿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

五花塼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為七貴

唐國史補

謂之八印

臺印隨從印左巡印右巡印監倉印監庫印監

察印出使印謂之八印

唐臺儀

謂之三告

宋朝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書翰林

學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謂

之三告官

會要

雄要可稱

正觀初以法理天下尤重憲官故御史稱為雄

要

通典

雄峻莫比

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

使天下肅然通典注

謂外臺

唐至德後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為之謂之

外臺職林

開北門

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取冬肅殺之義

鄴都故事

或曰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

圓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開北門譚賓錄

初擊隼

漢家授署御史多以立秋蓋以風霜始嚴鷹隼

初擊杜牧之集制

獨擊鵠

王敏懿公素字仲儀既升臺憲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為獨

擊鵠同上

彈宰相

王陶彈宰相韓琦不押班琦乞出詔琦起視事曰覽臺簡之忽陳規邦彛之浸略丁未錄

論濮王

治平元年正月臺官論濮王事甚急呂誨等疏
已七八上不聽遂皆納劾告求去而執政方密
啓禁中自定乃尊濮王爲皇言行錄

豸冠彈事

肅宗乾道二年制御史臺欲彈事不須進狀仍
服豸冠唐會要

鷺車察罪

舊制御史以鷺羽飾車以白鷺見泉中魚象御
史察微隱之罪唐臺儀

繡衣直指

御史有繡衣直指指出討姦猾治大獄武帝所制
不常置注衣以繡者尊寵之也前漢百官表

白簡待旦

晉傅玄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
整襟坐以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進呈訖了

治平中執政恃權以沮言者凡臺諫官言入輒
以進呈訖寢之時謂之訖了臺吏亦爲之沮被
每白御史言某事又訖了也備要

京師絕無

英宗新即位任事者益專凡臺諫官言事一切不聽或盡逐臺官不留一人京師爲之語曰絕市無臺官

古今文集

雜著

重修御史臺記

曾肇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臣肇爲之記臣肇伏自惟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爲職此大手筆雖非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維御史見於周掌贊書受法令而已戰

國以致執法亦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侍御史出討奸猾治大獄於是專繩糾之任厥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爲三臺大夫更爲三公而中丞爲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爲三獨坐隋唐遂置大夫天下有寃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爲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爲三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橫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彈劾不言事

事類彙編新集卷之十一
本朝因之至真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御史相率廷辯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爲尤重非但謹朝會聽獄訟而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寬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奸邪望而知畏初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爲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爲三院未至者則爲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內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

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分守既定乃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自開寶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驤分判三院事請於上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十楹訖于元豐七十年寢以圯壞神宗皇帝倂圖程工以授有司舊闕大夫聽事踵鄴都制度闕門北鄉取陰殺之義仍形勢痺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聽事闕門東鄉增痺爲崇培下爲高其視規撫宏遠矣繼志述事屬于後又今上即政之初務先慈儉土木之勤咸詔勿事惟

臺之建實遵先訓猶以大夫虛員姑省營築關
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聖心以元祐
二年六月己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卒功用人
力十萬五千爲屋三百五十一楹視舊小貶而
亢爽過之門闥耽耽堂室渠渠長貳佐屬視事
燕休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囚圉深靚嚴固
案牘簿書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
揆諸典章於是爲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
國作門記諸春秋後世傳誦爲載籍首恭惟神
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

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僭而綱紀是張宮室弗營
池藥苟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精風憲之司以
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已開闢言路聰無不聞明
無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
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
宜著在文字刻之金石以度越周魯垂休無窮
顧臣之愚言語淺陋何足以發揚聖德稱明詔
之萬一哉雖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己惟難
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
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

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馬息馬可以無媿苟異於是得無綏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奉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御史臺廳壁記

陳賈

宋朝三院御史皆得論政事糾官邪元豐紹聖

著于甲令其用峻故其選精一時列職其間悉繇天子親擢太上中興大明國是耳目所寄必惟其人紹興更化詔除公正之士以革締交合黨之風已而又降札書刊元豐手詔于臺院蓋欲遵用忠純體國之人以成篤厚之政先後丁寧昭若日月龍蛇飛動琬琰光輝聖意相傳家法不改實我宋維持紀綱之盛事凡職于此者宜有考焉紹興辛酉嘗彙集建炎以後名氏歲月續靖康而上所載人以官繫閱時深遠兩碑盈溢面背參覽者既病來者復無以容賈以罷

奕誤東掖嘗待罪其間院久弊蠹既葺新之於是又與同列謀易新石更繫以歲後先從其時日使皆粲然無所抵牾於以登載中興以來風憲得人之盛以傳不朽顧不足以增重紀綱之地乎石既具囑賈識其顛何敢以骯髒辭淳熙十四年九月既望記

御史臺石柱題名記

噫世移鳥紀俗變鷄居萬法懸而有為五刑設而並用御史之職誰能廢焉所以防僭濫而窒奸邪也洎乎晉改天色梁為帝都霜臺凜然不

易舊制我國家法有一定政無多門羣官兢脩百吏端肅中執憲劉公時憚直氣朝推正人軌物用長作事圖遠自建隆之後或假秩外任或執法在廷悉刊堅珉永示來葉時大宋御歷之四載歲在癸亥月建丁巳甲午日記

烏臺賦

張良器

士有利於鴻漸者觀乎憲臺降太液邇蓬萊風威四警霜氣傍催地䟽曹而獨秀居對禁而分開提綱必理舉職惟才門凌晨而豸出樹夕陽而烏來旌良表正瘴惡繩回乍以飛騫淒其疑

矣時爲搏擊吁可畏哉嚴城岑寂靈臺蹇產直
狀臨而逾明僞迹投而遽剗故座有彛法門無
濫板理從擾而庭幽事雖繁而人簡及夫貪吏
無厭豪宗不戒酷奮黔俗洪威桎械致中典之
淪否令下人之凋瘵百城相師而自若五兵又
安而不怪是司也故以矜遠聲哇長喟苦怪切
奉絲綸以遐察騰錦車而遙屆則跋扈顏沮強
梁志憊望驄馬而跼躄仰繡衣而下拜是知上
能贊聖下足安凡顧盼而朝班已肅推彈而邦
度增嚴庶究厥能請循其始官則秦置臺從漢

起或掌方書或稱柱史朱何以忠雅標懿栢陳
以剛直著美上封則起於鄭均埋輪則遠聞張
紀虞詡之人方側目暴勝之名兼直指皆玉秀
珠明鷹瞬鷲視既幹時而助化亦圖國而遠恥
莫不才挾主以成功主因才而共理唐纘玉葉
蓋臣惟哲法省羸劉臺兼員薛昂涼階宇奮迅
霜雪取獨坐而情雄邈羣司而位絕稠人廣衆
望影而蒐褫暴黨奸雄覩形而膽折豈徒以聳
動僚案逡巡朝列儻吾道之將行庶從茲而振
節

御史大夫

歷代沿革

御史大夫秦官也漢因之應邵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掌副丞相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魏建安置御史大夫北齊後周並不置大夫而以中丞為臺主隋諱中字依秦漢置御史大夫降為正四品唐武德中改御史臺大夫從三品龍朔改為大司憲咸亨復為大夫光宅中

分為左右臺大夫及廢右臺去左右字從三品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五代會昌六年升御史大夫為正三品宋以御史大夫為兼官正二品大元以御史大夫為從二品

羣書要語

內承風化外任統理才茂行潔達於從政谷永上疏辟臺要秩非德

靡升專席雄班惟賢是屬揚左思受檢校左臺

大夫制

古今事實

銀印青綬

漢制御史大夫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百官志

金印紫綬

成帝綬和元年更御史大夫為大司空金印紫綬

立朝正色

唐李景讓為御史大夫正色立朝時元宗舅鄭光卒詔罷朝三日景讓上書言不可使外戚強盛乃罷朝兩日

奏事忘食

漢張湯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充位而已

博士退服

漢倪寬為御史大夫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羣僚側目

唐制大夫中丞午後三刻出回避宰相如午前
出宰相回避大夫中丞

唐臺儀

白黑分明

薛宣以明習文法詔補為御史中丞是時宣為
中丞執法殿中外部刺史數言政事舉奏部
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由是
知名谷永上疏曰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
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
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闕竊見少府薛宣才茂
行潔達於從政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

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大夫

議論無拂

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丞相于定國並位八年
論議無所拂

不避權勢

薛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
勢逼奪百姓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
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

不屈王公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謇諤顏色莊重不可犯

唐開元中崔隱甫爲御史大夫引故事奏以不便帝謂曰卿爲御史海內咸云稱職甚副朕之所委又憲司故事大夫以下監察御史競爲官政畧無承稟隱甫一切督責事無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後貶黜殆半羣僚側目

入奏擁姬

周昌爲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昌騎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曰陛下即桀紂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

直諫御舡

薛廣德爲御史大夫直言諫諍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舡廣德當乘輿免冠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以血汚車輪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貴戚泥樓

李景讓爲御史大夫內臣貴戚泥樓有看街樓閣皆泥之畏其彈劾

本傳

宰相避路

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爲譏答曰耳目官固當
特立雕鸞鷹鷂豈衆禽之偶柰何屈以狎之

謝位勸功

韋挺拜御史大夫太宗嘗謂挺曰卿之任御史
大夫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爲卿者卿勉之哉
挺謝曰臣駑不足以辱高位且臣非勲舊而超
處藩邸故僚之上臣願後之以勸立功者太宗
不許

坐位易處

杜延年亦明法律爲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

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

以名望拜

李光素拜御史大夫自貞元中位缺久難其人
至是光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

以長者稱

張歐爲御史大夫未嘗言按人官屬稱爲長者
亦不敢欺上具獄事有可却却之不可者不得
已爲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也如此

持印以視

周昌爲御史大夫徙爲趙相高祖持御史大夫

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趙堯傳熟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御史大夫

執法而舉

叔孫通起朝儀會長樂宮成置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本傳

請削侯地

晁錯遷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則削其地奏上上令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錯獨竇嬰爭之由此與嬰有隙

奏去副封

漢故事上書為二封其一曰副領尚書省先發之有不善屏去不奏及魏相為御史大夫奏去副封以防壅蔽

布被飾詐

汲黯謂上曰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已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為有讓益

賢之

嘗糞驗疾

御史大夫魏元忠卧疾諸御史盡省之郭霸獨居後請視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驚悚霸曰大夫糞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當即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

兄弟並拜

肅宗幸靈武李峴應召至行在拜扶風太守既收京師拜戶部尚書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峴兄峘為武部侍郎成都尹兼御史大夫乾元

初玄宗還京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時長安士庶皆美之

古今文集

雜著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有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所繫不惟威刑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措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于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為君子羞

政之雄雌與德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仰賴焉
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爲三公職副丞相丞相
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復舊號史足徵也議
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
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
尚之賢內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
九歌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
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馬距義寧至先天登宰
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
者四人藉威聲以稜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

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爲左右肅政罷置不怙從
所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
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勲德至宰
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二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
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
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昭融
禮經嗣續文雅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
師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嶽鎮定嘉量
平均心爲百行之宗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

訟之前慮卞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不城寬細瑕為大體復故事為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隱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政之名記而不叙公以為艱難之選將俟後人謂華嘗備屬察或知故實授東之恩至屬祠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載六月十五日記

御史中丞

歷代沿革

周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刑凡官之糾禁即御史中丞之任也

禮注曰小宰若今御史中丞

秦時御史有二丞

其一御史丞其一為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漢因之亦謂中丞為中執法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

置大夫以中丞為臺主自

魏為御史中尉**後周**有司憲中大夫**隋**以國諱

省中丞以持書侍御史二人代中丞之任**唐**制

大夫掌糾正百官之罪惡中丞為之貳**宋**亦有

之宋公唐制大夫無正員止為兼官中丞除正員外或帶他官者尚書則曰某官兼御史中丞丞郎則曰御史中丞兼某官給事中諫議則曰某官權御史中丞事次有知雜御史一員副中丞判臺事自中丞以下掌糾繩內外百官姦慝肅朝廷紀綱大事則廷辨小事則奏彈兩朝制元豐七年詔中丞雜壓在六曹侍郎之上大元以御史中丞為從三品祠

羣書要語

簡上霜凝筆端風起崔篆御史箴
埤威憲府名重法冠孫樵記室新

書內榮獨坐外總百寮同上俾增石室之榮唐

大詔令有守者可以執憲無私者可以閑邪白

集柳公綽制煌煌天文宿星是環爰立執法其

輝有煥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

慢傳咸作中丞箴憂責有在繩亦必直良農耘

穢勿使能殖無禮是逐安措羽翼同上周興鐵

柱漢制繡衣簪白筆而繩違馭驄馬而明目故

能出則督察萬里入則糾劾百僚揚確而言惟

賢是寄必須名高河朔價重漢南諤諤清風翩

翩妙技心焉靡石直也如絃北齊司馬子瑞為

中丞選御史云

憲席持綱亦資糾正

胡文恭行

柳植制絳騶清路白簡深刻

宋何尚之與顏延

中丞書總憲度於朝端植風聲於天下其所以

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知也

柳子厚御史中丞

廳壁記中朝執憲之司四海繩違之地凡居中

外皆俟整齊

五代會要陛下使臣拾遺補闕以

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枉錯直以正大

臣臣當極其力以死繼之

傳獻簡公言行錄

詩句白簡光朝列彤騶出禁中

緒亮

古今事實

掌藏石室

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

中蘭臺掌圖籍祕書

前百官表又中丞有石室

藏祕書圖讖之屬

環濟要畧

執憲蘭臺

漢中丞故二千石為之或選侍御高第執憲中

司

通典注

又丞故二千石執憲中司掌蘭臺督

諸州刺史糾察百僚

蔡質漢儀

又傳賢拜中丞

執法中司百寮敬服

執憲轂下

谷永疏曰薛宣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
剛不如柔舉錯時當漢史

執法殿中

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前本

傳漢元帝擢陳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

課第諸御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畏憚之

本傳

銅印青綬

後漢中丞兩梁冠銅印青綬漢儀

玉佩絳幘

宋中丞銅印黑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

絳朝服通典

烏衣郎官

王僧虔為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僧

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郎坐處南史

青箱御史

王淮之自曾祖處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其家

世相傳並譜江左舊事絀之青箱世謂之王氏

青箱命御史中丞為百寮所憚自處之至淮之

四世此職焉南史

號三獨坐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
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後漢史

稱三得人

宋張昇謚康節仁宗諭執政曰張昇清直可任
風憲乃以為御史中丞時富弼為相歐陽脩為
翰林學士論者以為三得人也仁宗以昇指切
時事無所避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曰臣朴學
愚忠仰託睿聖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
交者多而赤心報國者少似陛下孤立也仁宗

亦為之感動 實錄

近世獨步

梁江淹字文通為中丞明帝曰今君為南司足
以震肅百寮也淹乃彈中書令謝朓等內外肅
然帝曰自宋以來無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
世獨步

一時髦彥

江左中丞雖一時髦彥然膏梁名士猶不樂

通典

曰真宰相

武元衡遷中丞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曰真宰

相持平無私綱條悉舉

唐本傳

可謂王臣

熊遠遷御史中丞上每嘆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色不如柔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

晉史

號為老虎

晉崔鴻為中丞明法直繩無所阿避號為老虎

晉書

又蕭惠開為中丞詔曰奉法直繩不阿權

戚又傳宣為中丞明法直繩內外震肅

南史

號曰龍門

任昉為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譙者殷芸劉溉劉

孺顯劉孝綽陸倕而已號曰龍門之遊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南史

圖形臺省

張緬為中丞號為勁直梁武帝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厲當官

同上

兄弟並驕

梁張綰字孝卿為中丞兄績為僕射元日朝會及百司就列兄弟並道驕兩塗時人榮之

三朝要畧

三世居官

盧奕拜御史中丞自懷謹煥及奕三世居此官

清節似之時傳其美

唐本傳

四世此職

見前青箱御

得風憲體

王舉正皇祐中為中丞會張堯佐一日領四使留百官班廷議不可又狄青為樞密使力爭不能奪因請改言職上稱其得風憲之體遂除觀文殿學士

選老成者

仁宗嘗言中丞紀綱之首須選老成者為之朕弄印久矣無如吾同姓名趙槩為之

薦未相識

孫參扞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答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

東軒筆錄

事必先白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

歸田錄

出自朕選

唐介召為御史中丞英宗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

同上

不辱吾筆

程文簡公琳權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謚文節曰是不辱吾筆矣

奏劾賊吏

梁陸杲為御史中丞性鯁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眉在任賊汙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眉事託杲杲不答武帝聞之以問杲杲曰有之帝曰識睦之否答曰不識其人睦之在御

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

指切時事

張昇為中丞仁宗以昇指切時事無所避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曰臣朴學愚忠仰託睿聖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而赤心報國者少似陛下孤立也仁宗亦為之感動

仁宗

實錄

百寮嚴憚

馬嚴字威卿拜中丞嚴舉劾按章申明舊典奉

法察舉無所回避百寮憚之東觀

百寮震肅

宋孔琳之為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云云百寮震肅莫敢犯禁南史

百官避路

江左拜中丞不得復入尚書省中丞鹵簿至百官避路分紀

王公遜道

後魏御史中丞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上太子分道王公遜避北史

內外憚之

宋荀伯子為中丞立朝正色內外憚之同上

遠近畏之

後魏李處遠近畏之豪右屏迹高祖謂羣臣曰吾之有孛生猶漢之有汲黯也北史

氣貌孤峻

崔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裴度為中丞用從自代

風望峻整

高元裕開成中遷中丞風望峻整上言曰御史

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

辟由憲長

憲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夫中丞自辟獨孤朗為中丞時崔沔鄭居中不由憲長而除授朗拒不納通典

官為臺長

唐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常為憲臺之長武宗會要畏其筆端

劉瑀恃性使氣尚人為御史中丞甚得意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莫不畏其筆端

為之紙貴

江文蔚常為御史中丞國朝自王義後曠數百年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彰灼者故權右振竦朝野喧騰騰馬彈文為之紙貴徐騎省為志

首進六事

胡宗愈元祐中為中丞首進六事曰端本正志知難加意守法畏天且言陛下從吉之初若留神於此六者則治道成矣事畧

讀傳數行

豐稷為中丞官官浸盛稷懷唐書上殿為上讀
仇士良傳數行上曰已諭稷偽不聞讀畢九朝
通畧

朝廷肅然

徐陵為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
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獻假王威風抑塞詞
訟陵乃引南臺官屬奏彈之自是朝廷肅然南史

權豪震肅

晉周處為中丞奏石崇王彤等正繩直筆權豪

震肅

本傳

武冠執囊

梁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鞬執青儀

囊在前

南史

籠街喝道

舒元褒上疏曰元和長慶中中丞呵止不過半
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
唐書

橫挺待賢

御史臺有閣吏隸臺中四十年聲喏之時以所

執之挺待中丞賢否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
挺凡爲中丞惟恐其直時范諷爲中丞一日視
其挺直范問曰爾挺忽直豈我之失耶吏曰昨
日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去又教
戒之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觀其成何俟喋
喋之繁若使宰天下如此不亦勞乎其心却之
不知杖之直也范大笑慚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東軒筆錄

賜扇美獻

張詠爲御史中丞時真宗令進所著述且稱文

善取常執綃金龍扇以賜之曰美今日獻文事
言行錄

法自貴始

韓康肅公絳權御史中丞孫沔呂溱等守藩犯
法從官聯章請賞其罪公曰法自貴者始更相
救援則公道廢矣遂并劾之
言行錄

恩不假人

杜衍爲中丞自宰相而下畏之曰是不肯以恩
意假人者也
事畧

鳳與鷹異

上曰牛僧孺可爲大夫鄭覃曰頃爲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上曰鸞鳳與鷹隼事異

文宗實錄

鷹揚虎視 見前羣書要語

引裾論奸

仁宗以夏竦爲樞密使臺諫交論論其奸邪上

未省遽起中丞王拱辰 懿恪 引上裾前後十八

疏乃罷 言行錄

舉袖彈文

熙寧王介甫初拜叅政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入對而翰學司馬温公侍講邇英亦將趨資善

堂以俟宣召於路温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温公愕然曰柰何論之獻可曰王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在侍從或可容置之政府則天下必受其弊上新嗣位朝夕與謀者二三執政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願可緩邪未幾介甫變法百姓騷然温公退居洛陽每曰呂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 聞見錄

論宰相專恣

宰相呂頤浩專恣中丞趙鼎論之遷鼎翰林學

士鼎引司馬光故事以不習駢驪不就遷吏書
復辭章十數上願浩罷鼎即出視中丞事

系年錄

論元豐調亭

蘇轍為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
邪讒以搖撼在朝呂微仲劉莘老遂欲引用其
黨以平舊怨謂之調亭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
以劄子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
之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言極中理自此
參用邪正之說衰矣

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中丞表

呂中丞

總持憲綱參聯諫列時須選揀宜屬全才聞命
便蕃俯躬跼蹐

中謝

伏念臣品出中下能乏寸

長嗣承闕闕之基粗知仁義之訓惟堅信道不

悟違時出入諫垣者九年遷謫麾符者四郡向

因陛見得近天光被聖訓之垂褒為孤忠而有

立自惟疏遠之迹何勝特達之知一身至微萬

死寧報匪圖東拔益厚恩輝旋自內朝之班進

陟中司之任不離言職更踐清除行匪風節之

著聞言厭縉紳之聚論憂畏之甚起處靡遑斯
蓋伏遇 陛下勵精永圖更張大化博求俊乂
振舉朝綱宜得名臣以肅時政一有虛授然累
至公敢期委照之明追寢已行之命知人則哲
庶無玷於君俞量力而為俾克全於臣節冰淵
是懼進退無從

謝除御史中丞表 蘇子由

視草禁中既極儒臣之選專席朝右復膺忠告
之求兼延閣之寵名增南司之榮觀退循淺拙
徒積矜危 中謝 伏以仁聖在宥五年于今恭儉

無為四方稱治然而矯枉之過苛吏適去而寬
弛相尋革故之難敝事雖除而條綱尚紊民負
未可經遠吏窳難於責功是謂守成之難宜有
厲精之實幸臺綱之一舉措國是於無疑如臣
才力之微勉強何及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
下德惟主善政貴日新閱風俗之情媮審詞說
之忠佞知逆耳之利行察遜志之多非是以度
越雋賢收掇微賤然臣迂愚之質砥礪莫加顛
沛之餘衰罷益甚言之無補昔已效於諫垣文
不適時比復陳於翰苑恩深莫塞才短奚為惟

有事君之小心每欲終身於直道折而不屈蓋蓬蒿之自然晦而猶鳴亦雞鵠之常性志效捐軀之報未加授命之晨拜伏在廷俯仰增愧

御史中丞壁記

李華

皇帝受天明年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爲成歲資於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覈名實王猷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冤滯踣邪佞延俊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士丐爲伯游之佐司馬乃

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參維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殄兇人之豪扶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絕位指頤則周行振聳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葦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雅好黃老而公卿恥言人過舉盛德則儀刑著矣焉用察察闕闕以恟王人哉欲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

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皇之志也天
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
張公為大夫太府少卿庾公為中丞天下翕然
名教知初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
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耆儒碩老罕云
遇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沉潛經德易直且武溫
文而清遵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
外盡餘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
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位
員之數辭尚體要况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

昧學淺藝丞命維谷羣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
吏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載九月十日記

諸使兼御史中丞廳壁記

柳宗元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
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
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
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
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
畧齊風俗和關石大者戡復于內拓定于外皆

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涖厥職而尊嚴若是况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柳文

上孔中丞書

石介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

安國焉穎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揚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俟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下閣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

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爲二帝爲三王爲兩漢
爲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
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
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
已無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
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爲司寇則七
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
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
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爲中丞逾月而
未聞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尚有奸臣敢在位

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
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閣下宜念
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
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
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臣
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拂
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
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
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
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

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
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
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
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
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悚而尊事之
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
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
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
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爲天子獻可替否
贊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

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違
更三大藩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府浹於日下
御史府中丞虛位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
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錄之乃南走三百
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 陛下獨
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鼎新百度
修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
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
之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

有某官爲某官時忠鯁直讜蹇蹇敢言觸龍逆
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然聳動朝
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爲某官位彌高身彌貴
祿厚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
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
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
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忠
鯁讜直蹇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爲速進之媒
乎噫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
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

食者歟正色直已立於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
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
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
惡直醜正噉噉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
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折未有不隨
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
永終譽中塗晚節須有渝變宜其爲小人之所
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
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
害羣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

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
不敢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
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
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耳羣小人排毀不已
無足怪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
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與臺端書

朱元晦

熹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僭瀆自
咎乃蒙教答又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踈
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者行之甚盛甚休顧熹

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辭以對蓋嘗竊謂欲
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
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
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
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
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真孤之
操擢寘諫垣納用其言屏去邪惡皆所謂膏肓
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
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
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為之兆耳

其必將有以譴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爲術以去之以是憂疑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熹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日爲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

噪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虓怒决裂之勢熹切爲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以名檢而間者議臣乃復抉擿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唯其日侍燕閑逢迎縱使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阻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其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網紀者

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為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揚于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萬歲熹雖不武尚能為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熹比因三月旨揮已畧為明主言之矣顧踈賤之言未足取信或以取戾謹已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毋以為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專此布稟蓋區區之心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不

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引領臺事不勝拳拳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脩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以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

之令非踈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
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
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
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
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
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
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
已言用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
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
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

說趙中令相 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擇官中
令列二臣姓名以進 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
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 太祖大怒
裂其奏擲陞上中令色不動捧笏帶間徐拾碎
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 太
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取爾者蓋先審知其
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
也亦先審知其可舉耶是偶舉之耶若知而舉
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
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

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爾非言
事也待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
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
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
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
百千邪者正也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
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
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
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
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况今斥介而他

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
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
懦弱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其豈
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
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切獻
門下伏惟幸察焉

古詩

贈孔中丞

晉江總

我行五嶺表辭卿二十年聞鷲欲動詠披霧即
依然疇昔同寮來今隨年代改借問藏書處唯

君故人在故人名宦高
清簡肅權豪誰知懷九
難徒知泣三毛
律詩

柳宗元詩

憲府初收迹丹墀共拜嘉
分行參瑞獸傳墨亂宮鴉

楊億詩

際曉乘騶入九逵內朝簪
筆坐前墀天家御史非凡
格曾向崑崙服紫芝

侍御史

歷代沿革

周御史掌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凡治者受法令焉以其在殿柱之

間亦謂之柱下史

老聃曾為柱下史

秦改為

侍御史張蒼自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文書即

其任也

漢

因秦制置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

奏事舉劾按章

後漢

亦有掌察舉非法受公

卿郡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漢所掌凡五曹

今曹印曹供曹馬曹乘曹

魏

置八人當大朝

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陞而坐

隋

又置內

供奉掌糾舉百僚侍御史號臺端他人稱之

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坐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為南床百日察其行止出入揖讓去就殿中以下皆稟而隨之建中元年以侍御史分掌公廨推彈自是雜端之任輕矣宋以中丞為長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舊以中丞兼檢理使殿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左右巡使分糾不如法者文官違失右巡主之武官違失左巡主之大夫掌肅正朝廷綱紀及以儀法糾

治百官之罪失而中丞侍御史為之貳大元置侍御史二人位御史中丞之下

羣書要語

榮服繡衣寵簪白筆孫樵記室新書御史吾耳目之官也非清明勁

正不泥不撓者安可使辯淑慝振紀綱廣吾之

聰明焉白集王中伯侍御史制我我鐵冠晶晶

銀印元微之行崔既兼制當憲守雄極之任徐

騎省行盧文微知雜制並服豸冠式司網憲同

上行王仲連制率是幹用使持憲綱同上行盧

文微制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揚荊州諫注司官

理書御史始以御史在長慶寶曆之際匡拂時

病磨切貴近林牧行高元裕制處以橫榻使參

中司曲阜制橫榻一異庶工簪筆以奏不法往

貳中憲同上自執霜簡頗振憲風同上行盛陶制

詩句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杜甫贈吳十侍

御來簪御史筆同上酬寇十侍御鷲鳥得秋氣

法星懸火旻劉禹錫早秋送楊侍御歸朝晚趁

天闕烏紗薄內直空臺古栢寒饒易薄遊添霜

署直指戒冰心蘇味道懷臺中諸友

古今事實

鐵柱不撓

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曰柱後

以鐵為之言其審固不撓也應邵漢官儀**又漢**

張蒼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前百官表

繡衣直指

漢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武帝

所制不常置前百官表

服獬豸冠

獬豸冠按禮圖曰法冠也一日柱後惠文如淳

注獬豸冠秦制也法官服之按董巴**注**云獬豸

神羊也蔡邕云如淳應劭曰此獸主觸不直故
執法者象之楚王獲神羊以為冠秦滅楚以其
君冠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後漢輿服志

懸豹尾車

大駕屬車八十一乘皆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
車懸豹尾薛綜注曰侍御史載之

白筆御史

魏當大朝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陞而坐帝問
此何官何所主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
奏不法如今者直備位但眊音餌筆耳

三國魏志

白兔御史

王弘義遷侍御史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騰
文言園有白兔縣集衆捕逐畦窳無遺內史李
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

國之龜寶

隋柳或為侍御史當朝正色百僚敬憚上嘉之
曰柳或正色之士國之龜寶

朝之雄職

王義方曰陛下拜臣侍御史濫朝廷之雄職

本傳

京師避馬

相典為侍御史執政無所避常乘驄馬京師畏之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乘驄馬御史後本傳

京尹避路

唐故事京尹遇侍御諸衢當避

唐臺儀

劾專廢立

嚴延平遷侍御史時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延平劾奏霍光專廢立無人臣禮奏垂寢朝廷肅然憚之前本傳

奏無威儀

陳翔拜侍御史元日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

整翔奏請收冀理罪時人竒之後漢史

頭軻乘輿

申屠剛字巨卿建武初拜侍御史遷尚書令蹇蹇多直無所屈撓隴蜀未平上嘗欲近出剛止不聽剛以頭軻乘車輿使馬不得前東觀漢記

獨埋車輪

張綱為侍御史安帝時遣八使按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兄弟後本傳

持節出使

維立為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
至專分誅賞

橫劔當車

利暲順帝時為侍御史中常侍高堯受勅迎太
子不賚詔書暲橫劔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
子太子國之儲副常侍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
奸邪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堯不敢爭

碎首玉階

王義方劾李義甫曰碎首玉階庶明臣節

本傳

奏事龍墀

舊制入閣侍御一員在龍墀邊祇候彈奏公事

唐六典

彈劾十罪

劉忠肅公摯為侍御史彈劾蔡確其罪有十又
論章惇凶悍輕銳無大臣體皆罷

決斷大獄

庾峻為秘書丞遍觀古今見聞益廣長安大獄
久不決轉為侍御史斷之朝野稱慶

王隱晉書

奏彰截角

劉暉字長升遷侍御史武庫失火尚書郭彰率

百人自衛而不救火。噉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噉勃然曰：「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君何敢恃寵作威福，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晉傳

驚祐膽落

唐敬宗朝，夏州節度使李祐入朝，違詔進奉侍御。溫造彈之，祐趨出待罪，股戰流汗。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溫御史矣。」溫造傳

爭濮王禮

范忠宣公純仁為侍御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

禮。大臣與從官異論，公請如從官儀。公在臺數言人所難言，及爭濮王禮，引証據經語，斥大臣尤切，繇是名震天下。言行錄

伸諫省氣

林正惠公大中除侍御史，鄧司諫駟以忤旨，移將作監。公請曲加優容，許復舊職。丞相留公，丐去。公率同僚奏乞宣諭，使安相位，遂不果去。身居言職而伸諫省之氣，誦丞相之賢，他人不敢為也。

劾寵錦媚

質肅公唐介為御史張堯佐再除宣徽使介爭之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進燈籠錦媚貴妃致位宰相請逐彥博仁宗怒貶介英州別駕會要晁以道云仁宗貶唐介嶺南遣中使賜介金又畫其象置之便殿言行錄

論帷幄寵

彭思永字季長召為侍御史極論內降官賞之弊以為斜封非公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

寵參知政事闕員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為節度使公獨抗疏極言仁宗震怒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皆為上言其忠不宜加罪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罷臺職言行錄

馮幽州圖

後漢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馮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後漢書

陳遼東狀

唐賈言忠為侍御史時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

支軍糧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盡具山川地勢且陳遼東可平之狀高宗大悅

清要好官

唐李素立高祖令授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上曰此官要而不清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授侍御史唐史又唐宣宗欲與韋宙好官拜侍御史職林

和蕃判官

唐竇羣隱居毗陵以節槩聞召為左拾遺遷侍御史入蕃使判官羣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二

十年始自草澤擢臣為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異其言留為侍御史分紀

謹厚就職

賈黯除中丞新除侍御史呂誨常彈黯過失遷延引避黯言嘗薦誨為御史知其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忌願得終與共事誨乃就職通畧

忠義復任

劉忠肅公摯擢侍御史公自熙寧以言去位踰十六年乃復任言責奸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

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時人以比
包希仁呂獻可上察其忠議誠信可屬重任未
幾大用焉

言行錄

舉鞭聳揖

舊御史遭長官於塗皆免帽降乘長官戢轡辭
而止馬乾封中王本立為侍御史意氣頗高塗
逢長官端揖而已自是諸人或降而立或一足
至地或側鞍弛鞚輕重無常開元以來但舉鞭
聳揖而已

通典

烘堂不罰

侍御史凡上堂絕言笑有不可忍者雜端大笑
則闔座皆笑謂之烘堂烘堂不罰

脆梨佳味

裏行及試員外為合口椒殿中曰生薑侍御為
脆梨漸入佳味

賈言忠撰監察本草

貞栢勁節

御史臺侍御史廳前有兩株栢總章中李元同
張仁禕為侍御史所植也杜易簡為之贊云爰
有貞栢徙植清臺麝條霜勁蠶葉風開始逢鵲
喜終見烏來

續通典

鷹鷂豈衆禽

乾封二年韋仁約除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行
拜禮或勉之仁約曰鷂鷂鷹鷂豈衆禽之偶柰
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
史銜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攝州縣成曠取
耳

鷂鷂視燕雀

唐王志愔爲左臺侍御史執法剛正百僚畏憚
時人呼爲卓鷂言其顧瞻人吏如鷂鷂之視燕
雀也

臺官用稀姓

景祐中有郎吏皮仲容銜衢爲一輕薄子所戲
遽前賀之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
之徐問何以知之對曰朝廷所制臺官必用稀
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
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爲笑

臺官言大事

皇祐中侍御史徐宗况奏次年直州長蘆江口
建佛刹時轉運使希當塗之旨上言天長六合
城壁皆五代設險雖亦故事然朕方恃德不恃

險設或有大寇盜一小邑雖有城池亦不足禦
卿為臺官為朕言取國家大事未幾出知潁州

獬豸不識字

則天將不利於王室羅織之徒已興矣時授侯
思止為游擊將軍高元禮呼之為侯大曰國家
用人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即奏云獬豸獸亦
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如其問思止以獬豸
對則天天授三年乃拜左臺侍御史

犬馬不及言

皇祐中侍御史宋禧上言乞宮中養羅江狗以

備不虞上曰養兵百萬威制夷狄尚慮不可備
不虞卿令宮中養狗無謂也曹穎叔言朝言不
及犬馬而禧被黜於是有宋羅江之號

古今文集

古詩

送孫康叔赴御史府 王介甫

古人喜經綸萬事慙強聒時來上青冥俛仰但
一節危言回丘山聲利盡毫末由來治亂體宿
昔心已達肯隨俗好惡議論輕自決遺風何寥
寥夢寐待豪傑天書下東南趣召赴嚴闕長材

晦朝倫高行隱家闋新除疇聞望宿蘊行施設
念非吾忘形此理未易說

律詩

送康叔侍御

王介甫

詔取名郎入憲臺此時方急濟時才聖聰應已
虛心待姦黨寧無側目猜白筆豈知權可畏皂
囊還請上親開信聞謹論能醫國飛報頻隨驛
騎來

西亭送蔣侍御還京 岑參

忽聞驄馬至喜見故人來欲語多時別先愁計

日回山河宜晚眺雲霧待君開為報烏臺客須
憐白髮催

送裴侍御赴詔入京 岑參

羨他驄馬郎元日謁明光立處聞天語朝回惹
御香臺寒栢樹綠江暖柳條黃惜別津亭暮揮
戈憶魯陽

送唐介貶英州別駕 李師中

孤忠自許衆不與特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
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
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

生還

贈錢侍御

李白

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壁橫秋霜三軍論事
多引納階前虎士羅千將

太原贈李寓侍御 楊巨源

路入桑乾塞鴈飛棗郎年少有光輝春風走馬
三千里不廢看花惹繡衣

邊上送楊侍御鞫獄回

馬載

獄成冤雪晚雲開多角威清塞鴈回飛將送迎

遙避馬離亭不敢勸金杯

寄西臺李侍御 施肩吾

二千餘里採瓊瓌到處傷心瓦礫堆唯有綉衣
周柱史獨將珠玉掛西臺

寄尉遲侍御 李昭象

我眠青嶂弄澄潭君戴貂蟬白玉簪應向謝公
樓上望九華山色在西南

送裴侍御 岑參

羨他驄馬郎元日謁明光立處聞天語朝回惹
御香

齊香

贈喬侍御

陳子昂

漢廷榮巧宦雲閣薄邊功可憐驄馬使白首為誰雄

送何侍御歸朝

杜子美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綉衣故人從此去寥落自心違

詩話

清臺貞栢

御史臺侍御史廳前有兩株栢總章中李元同

張仁禕為侍御史所植也杜易簡為之贊云爰有貞栢徙植清臺麝條霜勁蚕葉風開始逢鵲噪終見烏來

治書侍御史

歷代沿革

漢宣帝宣室齋居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別置謂之治

書侍御史蓋其始也魏置治書執法掌奏劾

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晉惟治書

侍御史四員太始四年又置黃沙獄治書侍

御史一人後并河南遂省黃沙治書侍御史
及太康中又省之宋齊只置一人梁置二人
後魏太和八年為持書侍御史後齊亦置二
人隋開皇中有持書侍御史一人為大夫之
貳唐貞元中避高宗諱省之依前代置御史
中丞宋無治書御史之官大元侍御史下又
有治書侍御史二人

古今事實

周遷三臺

後漢蔡邕以侍御史遷持書御史又遷尚書三

張仁禕為侍御史所植也杜易簡為之贊云爰
有貞栢徙植清臺麝條霜勁蠶葉風開始逢鵲
噪終見烏來

治書侍御史

歷代沿革

漢宣帝宣室齋居決事令侍御史
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別置謂之治
書侍御史蓋其始也魏置治書執法掌奏劾
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晉惟治書
侍御史四員太始四年又置黃沙獄治書侍

御史一人後并河南遂省黃沙治書侍御史
及太康中又省之宋齊只置一人梁置二人
後魏太和八年為持書侍御史後齊亦置二
人隋開皇中有持書侍御史一人為大夫之
貳唐貞元中避高宗諱省之依前代置御史
中丞宋無治書御史之官大元侍御史下又
有治書侍御史二人

古今事實

周遷三臺

後漢蔡邕以侍御史遷持書御史又遷尚書三

日之間周遷三臺

意出衆表

劉子翊為持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
辨析多出衆人意表

典行臺獄

魏王觀明帝幸許昌召觀為治書侍御史典行
臺獄時多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旨

持協律令

魏職品令云乘輿臨堂及諸處視事則持書侍
御史協律令於階側以備顧問

青囊盛印

何思澄自廷尉遷治書侍御史宋齊已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駟執盛印青囊

端笏整容

柳或為持書侍御史時左僕射楊素當塗貴重常以小譴勅送南臺素恃貴重坐柳或自外來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理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廷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

百寮震慄

榮毗陸知命並拜持書侍御史在朝侃然正色時齊王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百寮震慄

百寮敬憚

柳或為持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為百寮敬憚上嘉其直謂或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苟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

那賜其公

游元兼持書侍御史宇文述軍敗帝令元理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

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
當咎身責已以勸事君乃遣人相告欲何所道
持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於是賜朝
服一襲

制出無喜

唐孫伏伽為持書侍御史先被內旨而制未出
歸卧其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
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

不復議讞

頃者廷尉多墻面而苟充茲位治書侍御史不

復議讞里語曰縣官漫漫冤死者半

謂之南奔

謝幾卿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為治書侍御
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謂之南奔幾卿頗先志
多陳疾臺事畧不復理

殿中侍御史

歷代沿革

魏 蘭臺遣御史二人居殿中伺察

姦非側陞而坐故曰殿中侍御史

晉 至 **北齊** 皆有 **隋** 改為殿內侍御史煬帝省

唐武德置殿中侍御史四員正觀增二人掌殿庭供奉之儀京畿諸州兵皆隸焉彈舉違失號爲副端正班列於閣門之外有離立失列言囂而不肅則糾罰之其正冬大會則戴黑豸乘馬加飾文明元年又置殿中裏行殿中侍御史二人正七品掌言事分糾大朝會及朔望六參官班序元豐八年詔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監察御史兼言事大元置殿中侍御史二人每遇侍朝立於龍墀之下專掌朝見之儀

羣書要語

執法殿中俾專議論曲阜陳師錫制接武夔龍造羽鶴鷺韋絢傳

詩句 峨豸忝備列

韓愈答張徹

白簡光朝列形

騶出禁中

褚亮

盛府題青橐殊章動繡衣

蘇味道

古今事實

廊廟之材

唐張行成少師事劉炫炫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材也補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威權太宗謂房元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本傳

清廟之器

唐李珣字侍價為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搏擊才比除禮部員外郎同上

朝戴黑豸

見前公華

筮羽鷓鷃

上官儀位宰相時以雍州司士韋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筮羽鷓鷃豈雍州判佐比乎韋

絢傳

鐵面御史

趙清獻公抃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為鐵面御史

骨鯁殿院

杜莘老為御史極言無隱取眾所指如王繼先張去偽輩悉擊去之及罷去朝士祖道都門以詩文稱述者百餘人都人至今以為美談雖宿衛武夫府寺賤隸誦說前朝骨鯁敢言之臣必

曰杜殿院云

中興系年錄

天子御史

龐莊敏公籍入為殿中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謂

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陰爲之用獨
龐公天子御史耳

言行錄

諫官御史

見前御史門

見惡能討

宋游道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

游道

南史

治獄無枉

唐崔仁師正觀初改殿中侍御史青州有男子
謀逆有司捕支黨纍填繫獄詔仁師按覆止坐
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

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柰何仁師曰
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及勅使
覆訊諸囚皆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
異辭由是知名

本傳

押鐘鼓樓

唐天成二年御史臺奏每遇入閣日欲依常朝
例差殿中侍御史二員押鐘鼓樓位各綴供奉
官班出入所冀共爲糾察從之

五代會要

出觀象門

監察御史職知朝堂正門無藉非因奏事不得

入至殿庭在棲鳳闕南望殿中侍御史以上從
觀象門出若從天降 唐會要

內出姓名

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
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
御史中丞迭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為之至
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
之 實錄

上稱仁勇

紹興末金虜謀入寇宦官張去偽陰沮戰議且

請避狄陳俊卿為殿中侍御史請斬之上愕然
曰公仁者之勇 揚誠齋集

掌正朝班

殿中侍御史掌殿庭供奉之職正班列於閣門
之外糾離班語不肅者 唐官志 又唐臨初為殿
中侍御史韋挺以朝班不整責之臨曰此小事
不足介意

與議大政

張行成字德立為殿中侍御史糾察嚴正嘗侍
宴太宗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

子四海為家不容以東西為限是示人以隘矣
帝稱善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唐本傳

責相離班

王無競轉殿中侍御史舊例每日更直於殿有
三班時宰相宗楚客揚再思常離班偶語無競
前曰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常典
職林

請后還政

傅獻簡公堯俞英宗即位遷殿中侍御史皇太
后同聽政上疾平公上疏請太后還政未聽頗

聞內侍任守忠有甚語公又上疏太后遂還政
而逐守忠等

乞用舊臣

陳正獻公俊卿任殿中侍御史時金虜謀入寇
舊臣惟張忠獻在謫居湖湘中外翕然歸之上
心益疑公上疏乞除一近郡以繫人心上大悟
明日除兵部侍郎後數月竟用張公守建康楊

誠齋集

上言正人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除殿中侍御史先是呂溱

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歐陽
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如
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不能諂事權要傷
之者衆矣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
言行錄

恥為呈身

皇祐中詔中丞孫抃舉御史抃舉吳中復或曰
公平生不識中復何由知之抃曰昔人恥為呈
身御史今我豈求識面臺官遂除殿中侍御史
並為言事

慶曆五年殿中侍御史梅摯監察御史李京並
為言事御史唐制御史不專言職故天禧始置
言事御史六員其後久不除至是始除之會要
辛辣不患

殿中為蘿蔔亦曰生薑雖辛辣而不為患賈言
忠本草

強禦不畏

宋朝紹興三十一年杜莘老為殿中侍御史入
見上曰知卿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

彈一十八章

呂誨字獻可端之孫也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公主夜扣禁門劾奏公主閣宦者竄逐之彈樞密使宋庠不稱具瞻之望陳升之為樞密副使誨與唐介趙抃論升之交結中人不可大用章十八上卒與升之俱罷

劾罷監司劾二十三人

殿中侍御史常同為御史不數月劾罷監司不才者二十有三人中外聳然

中興系年錄

論宰相回佞

何剡字聖從為監察御史遷殿中擢御史知雜上疏論宰相陳執中寡學術參知政事丁度輕脫夏竦回佞皆不協人望親從官謀為不軌竊發寢殿而連日賊未得內臣楊懷敏倚夏竦冀免失職之過剡劾其罪章累上懷敏遂斥去

事畧

言大臣姦邪

汪徹字明遠為殿中侍御史上言昔慶曆初京師一日無雲而雷仁宗以天變如此由夏竦奸邪亟命黜之前日無雲而雷人情駭異其變蓋在大臣

言行錄

十年將相

河東闕漕使章郇公言聞文彥博者有稱呂許公曰可召來面詢之召至堂上許公不交一談但睥睨不已郇公因言河東事曰彥博鄉里無所不知及退許公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不出十年出將入相言行錄

四其御史

郭弘霸為左臺殿中侍御史則天召見弘霸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

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故拜為左臺侍御史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殿中侍御史申省狀

洪咨夔

渙敷異渥震惕危衷竊惟柱後惠文之官尤重殿中執法之選職修明於國是用整肅於朝綱粵從琴瑟之更張類多矛盾之並立邊帥之或和或戰正值兩強廷臣之孰是孰非必求一勝決治亂安危之勢觀抑揚進退之機疇副臺端

盍論時望如某者誤蒙蒐拔濫廁糾繩謂車當
主於可行何人心之擾擾而舟必無於偏重乃
王道之平平方包不稱之羞忽冒非常之擢周
旋烏府供奉赤墀純仁之內出姓名固誓圖於
美報唐介之願解言職正恐負於隆知欲望朝
廷特賜敷奏光摩日月別來夔龍接武之英威
厲風霜庶折豺狼當道之氣

古詩

入奏行

杜甫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

絕代無烟如一段清水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
之玉壺蔗漿歸厨金盃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
軀政用踈通合典則戚聯豪貴耽文儒兵革未
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麤
竇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
窮猿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此
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宜殊綉衣春當霄
漢立綵服自向庭闈趨省郎京尹必俯拾江花
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无爲君酤酒滿眼
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監察御史

歷代沿革

秦有監御史掌監部漢惠帝六年相國奏遣御史監三部監者二歲

更常以十一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州置

監御史宣帝遣御史察計簿不實者監察之

名兼取於此東晉武帝太元中置檢校御史

知行馬外事沈約宋書曰古司隸校尉知行

馬外事晉江左罷司隸置檢校專掌行馬外

事晉書曰初以吳混之為此官

宋齊梁陳並

置後魏北齊復置十二人**隋**改檢校御史為

監察御史蓋取秦監御史之義以名之凡十

二人煬帝增置十六人唐武德初置八人正

觀二十二年加二人又置監察御史裏行以

馬周為之自此便以為官之名宋御史多出

外任風憲之職以他官領之太平興國三年

詔本司自薦屬官俾正名舉職天禧元年詔

別置御史六員不兼他職月須一員奏事有

急務聽非時入對以殿中丞劉平為監察御

史用新詔也嘉禧四年中丞韓絳請置裏行

後之熙寧三年除秀州軍事推官李定權監
察御史裏行用選人爲御史自定始也宋敏
求繳詞頭云去歲驟用京官今又幕職官便
昇朝著峻處糾繩之地臣恐未厭衆議五年
詔秘書殿中內侍省不隸六察如有違慢委
言事御史彈奏七年大正官名以言事官爲
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爲監察御史掌吏部禮
兵刑工之事在京百司而察其繆誤八年詔
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徽宗
時如辟雍大成府等學太官局翰林儀鸞司

東西上閣門客省引進四方館皆不隸臺
察崇寧間大臣欲其便已而南臺御史亦
有不言事者自大觀臣僚申請而殿中六
尚辟雍大成府等學太官局翰林儀鸞司
皆隸六察自余應求有言而東西上閣門
客省引進四方館復隸御史自胡舜陟甲
請而本臺始增入御史言事之文乾道二
年詔自今非曾經兩任縣令不得除監察
御史著爲條令

大元 御史臺置監察御史
又置曲事

羣書要語

繡衣始拜珥筆升朝臺閣以之生風豪貴由之斂手陳子昂集冠惠

文冠察行馬外事

劉夢得集

俾冠惠文往專刺

督

曲阜除傳楫制

古今事實

臺有三院

唐御史臺有三院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

院有六察

唐監察御史有六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帳籍隱沒賦役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

倉廩耗減其四察妖滑盜賊不事生業為私蠹

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材異等藏器晦迹應時

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負弱冤苦不

能自申者

百官志

亦曰蘭臺

晉孝武置檢校御史掌行馬外事亦蘭臺之職

通典詳見公華

謂之松廳

察院諸廳各有他名會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廳謂之松廳南有古松也因話錄

張膽報國

韋思謙為監察劾褚遂良及再相出之或弔之
答曰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
恩終不能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本傳

隨仗入閣

唐監察御史職知朝堂正門無籍非因奏事不
得入至殿庭在棲鳳閣南視殿中侍御史以上
從觀象門出若從天降至開元七年勅並隨仗
入閣會要

決獄乃雨

顏真卿字清臣為監察御史五原有冤獄久不
決真卿至辯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為御

史雨

德宗實錄

受命息風

唐陸方元為監察御史則天使安輯嶺外將涉
風濤甚狂舟人不敢舉帆方元曰我受命無私
神豈害我遂命濟而風息本傳

夜加二階

韓思彥為監察御史昌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
加二階唐史

侍號四其

郭弘霸自陳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監察御史時號四其

御史同上

劾京兆尹

德宗即位之初侍御史朱敖請復舊制置朱衣豸冠於內廊有犯者御史則以彈舉上許之建中元年監察御史張著冠豸冠劾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嚴郢於紫微殿削郢御史中丞而著賜緋魚袋自是日懸衣冠于宣政之左廊續通典

劾節度使

元稹拜監察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凡十餘年本傳

劾背闕望

李勉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勳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勉劾之肅宗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本傳

諫犯法死

唐李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

共之一法動搖則無所措手足臣忝法司不敢奉旨帝乃從之

分紀

諫市舶利

元宗有胡人言市舶利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冒觸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慰諭而罷

論樂工爵

馬周客中郎將常何家為何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恠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教

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未至遣使四輩趣及見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乃上疏論臣伏見王長通明白達本樂工今超受高爵與外廷朝會鳴玉曳履臣切恥之帝善其言

本傳

不樂檢局

柳渾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放曠不樂檢局乃求補外宰相惜其才

唐本傳

不樂滋味

韋表微擢進士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冒遊少年

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
愧陶淵明云

上林棲鳥 見詩話

中灘鷓鴣

河南伊闕縣前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灘出
石爍金沙清澈可愛牛僧孺為尉一日報灘出
縣僚共觀之有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
臺常有一雙鷓鴣僧孺因舉杯祝曰既成有灘
何惜鷓鴣言訖一雙鷓鴣飛下灘中不旬日僧
孺拜察院 劇談

兄弟並居

楊假楊收並遺直之子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
為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為監察御史兄弟
並居憲府特為新例

兄弟代為

韋貫之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為右
補闕纁代為御史議者不謂之私 並本傳

戩爭新法

張戩字天祺除監察御史爭新法章數十上最
後言今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

名之使方擾又詣中書爭之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參政所笑天下之人笑參政亦不少矣

淵源錄

詠裂麻制

鞠詠為監察御史言錢惟演與丁謂交結不赴亳州圖入相謂人曰若相惟演當取麻制裂之

國史本傳

趣裝就職

劉忠肅公摯除監察御史欣然就職語家人曰趣裝無為安居計未及陛對首上疏論事

劉元

成集

劾奏犯令

劉庠字希道除監察御史裏行奉宸庫失盜庠劾奏近侍領皇城司者初禁銷金李珣犯令庠言法行當自貴近始英宗曰朕豈私一李珣邪珣乃仁宗外家若行之天下謂何

同上

乞治內降

傅堯俞為監察御史裏行朱晦子穎士求內降監泮口鎮而都水監復薦之公言密院既不治穎士求內降罪而都水又安知其可任而舉之

上下相結迭相阿徇其盜名器將不但一汭口
鎮而已乃罷穎士權倖憚焉言行錄

乞罷常平

張戢召為監察御史裏行每進對必陳古道引
大體不舉苛細論王安石變法非是乞罷條例
司及追還常平使者東都事畧

諫造宮殿

唐李善感為監察御史裏行永淳初造奉天宮
於嵩陽縣又於藍田造萬金宮善感極諫時人
以此稱之分紀

諫出逸遊

楊虞卿為監察穆宗初立多出逸遊荒恣上疏
切諫帝令宰臣云虞卿所上議切諫可覽後宰
臣令狐楚因以納諫為賀

嘆為得體

明道先生為御史時為裏行神宗召對問所以
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
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
以為得御史體

期以大用

明道先生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

程伊川文集

言紀綱五事

呂大防字微仲除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之際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

陳利病十事

彭汝礪字器資權監察御史裏行公在言職非唐虞三代不論初對上十事陳得失利病多人所難言者

言行錄

極論官市

韓愈操守堅正鯁言無所忌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官市德宗怒貶山陽令

極論權嬖

裴度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

本傳

歷園按狀

趙洵永泰初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之洵周歷孺園按遽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洵洵究理詳細及刺衢州年考既深與韓滉不相得

澆奏免涓官德宗見其名謂宰臣曰豈非永泰
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拜尚書左丞

卷簾與語

張嘉貞長安中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
薦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已之官秩授之則天召
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茅而得入謁
九重是千載一遇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
日月恐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
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陳絕害屏邪

王巖叟召為監察御史上疏極陳時事之弊以
謂不絕害源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
是難致

言正心室欲

明道先生顯權監察御史裏行前後進說甚多
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為先嘗言人主當防
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

伊川

撰行狀

號夜叉鬼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酷虐為業臺中號為

鬼面夜叉

酷吏傳

為開口椒

監察為開口椒毒微歇裏行及試負外為合口

椒

賈言忠本草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察官奏官

周必大

自天有命躋地無容伏念臣奮自寒鄉最為冗士獻芻言於召試之日蒙睿獎於面對之初久並英游莫伸薄效不圖簡記更誤選掄分直棲

鳳之南察事行馬之外臣猶自駭人謂斯何敢陳量已之言祈寢出綸之渥俾安舊次免累聖知

辭免除監察御史

洪咨夔

恩榮自天兢懼無地竊以公議國家之命脉人材朝廷之精神方其未出則望之如景星如鳳凰及其既用則倚之為屈軼為解豸元祐王巖叟之召明道范仲淹之來繫時所推皆此其選皇上養晦於十年之久天下望治於踰月之間轉機括以作新厲措紳而更始紀綱所繫風憲

可輕如某者積困窮途甫還舊著學問不足以
窺王猷之遠議論不足以扶國是之公首玷親
除必速官謗况未嘗作縣難以入臺欲望朝廷
特賜敷奏收非常之誤渥畀有望之時髦庶使
危蹤少安微分

論巡察風俗疏

李嶠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
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
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疏法令
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

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
有四十四件至於別準格勅令察訪者又有三
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
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
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
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
能則皆不暇此非敢惰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才
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
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
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

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
且朝廷萬務非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
則冠蓋相望郵駟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州之
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
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小
大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
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
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
政化耳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
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姦
邪發摘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
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膺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
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效死矣何政事之不理
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王義方彈李義府疏

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臣不應更有鞠
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本欲水火既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成熙風
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謂皆由聖旨昔唐堯
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陳稀光武

聰明寬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失之於張邈
此並英雄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
繼聖撫有萬邦蠻貊夷落猶懼刑網况輦轂咫尺
姦臣肆虐殺一六品寺丞是使忠臣抗憤義
士扼腕縱令正義自取絞縊此事彌不可容便
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殺生之
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姦佞臣聞履霜堅
冰積小成大請乞重勘當畢正義致死之由雪
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不退
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出義方乃讀彈文

曰義府義柔成性佞媚爲心昔事馬周分挑見
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
緣際會遂皆通達不能盡忠端節對駁王休策
蹇勵駕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
託公行交遊羣小貪治容之好原有罪之溥于
恐漏泄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
望此尤輕回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如可恕
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
清忠臣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
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

律詩

送沈興宗察院出湖南

王介甫

諫書平日皂囊中朝路爭看一馬驄漢節飽曾
衝海霧楚帆聊復借湖風皇華命使今為重直
道酬君遠亦同投老承明無補助得為湘守即
隨公

詩話

詠院中叢竹

唐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

真乃詠院中叢竹以寄意焉曰擢擢堂軒竹青
青耐歲寒心貞徒見賞穉小未成竿劇談

詠樓烏

李大亮劉洎奏李義甫召見試令詠樓烏立成
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
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我將全樹借汝豈惟一
枝拜監察御史唐史

檢法

漢隋

有御史臺主簿至

宋

熙寧十一

年改主簿作檢法官各一負係長貳

同舉京官充元豐四年罷

見宣和二年御史臺

申請六年復置各一員元祐三年改檢法官為
主簿紹聖三年因董敦逸奏請復置掌檢詳法
律續會要四朝志又熊氏職畧云國初沿唐制
御史臺有權直官元豐官制行始罷推直而置
檢法按四朝志權直罷於改官制之時而檢法
之置乃在熙寧十年當考

大元御史臺亦有檢

法

古今事實

鈎考簿書

宋御史臺其屬有檢詳法律主簿鈎考簿書掌

領錢穀各一人從八品神宗正史職官志

分治職事

元豐六年九月中丞黃履言本臺有主簿兼檢
法官二員乞復置分治職事招置主簿并檢法
官一員會要

參預定刑

中丞黃復奏本臺主簿檢法官係分掌班籍參
預定刑所領職事與他司不同同上

點檢文字

御史臺主簿掌受事發辰勾檢稽失兼簿書錢

穀之事元豐三年李定請增置一員點校六案
文字元祐元年大理寺左斷刑架閣庫專委主
簿主管續會要

登聞檢院

歷代沿革

唐天寶九載改理匭使為獻納使
後又改知匭使**宋**雍熙元年改匭

為檢東延恩曰崇仁南招諫曰思諫西申寃

曰申明北通玄曰招賢景德四年改為登聞

檢院命樞密直學士張詠判仍差內品監門

不得關預公事隸諫議大夫掌受文武官及

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軍

期機密陳乞恩賞理雪寃濫及竒方異術皆

受以通達凡進狀者先鼓院若為所抑則詣

檢院外有理檢使今不置始於淳化三年置

理檢院於乾元門之西北廊以知制誥錢若

水領之復唐制也至道三年廢天聖七年上

因讀唐史見匭函達下民寃枉之事乃謂左

右曰天下九州之大豈無寃枉之人若至京

師檢院鼓院理雪者必是州縣官吏提點刑

獄轉運使不能理雪又若不為申理則赤子
無告矣乃置匭函仍專命御史中丞為理檢
使以分紀中興之初因舊制置局于闕門之
前舊在宣德門外仗隸門下省南渡以來創
治所於和寧門之下紹興戊寅復承平之制
移置居雙闕之左大元置登聞檢院又置同
知一員

羣書要語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書
乃立掌匭之司設通事之吏職在
達下情于上天徹王言于有位李華含光殿賦

古今事實

受四方書

唐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匭以
受四方之書乃鑄匭百官志

置四區匭

武后置匭四區東曰延恩有以養人勸農之事
及賦頌求官爵者投之南曰招諫有言時政得
失及直言正諫者投之西曰伸冤有披陳冤抑
者投之北曰通玄有言玄象非常災變及隱秘
者投之以正諫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使知匭

事 唐書

論治躰

宋朝監登聞檢院呂祉字安老特轉一官守右
正言祉上疏論致治之躰疏入召對復進三策
上嘉納之遂有是命

廣言路

紹興十年臣寮奏疏云國家置檢鼓院所以典
甄廣言路通下情也

置理檢使

咸平改登聞院曰登聞檢院鼓司曰登聞鼓院

自是甄函遂廢天聖間復於檢院鼓院各以甄
函為檢匣凡言大事朝政闕失或訴寃未辨者
悉令檢匣以進即言涉竒邪無得通聞置檢理
使領之 隆平集

上東封書

田錫字表聖入判登聞檢院因壽寧節獻詩二
十韻太宗和賜又上東封書翌日命知制誥 真
宗實錄

古今文集

律詩

贈獻納使田舍人 杜甫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
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

登聞鼓院

歷代沿革

宋文帝元嘉九年魏主詔闕左懸
登聞鼓以達寃人 **南梁**武帝天監

元年詔於公府諺木肺石傍各置一函百姓
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投肺石函 **唐**大曆
十四年詔天下寃滯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

盡者聽搥登聞鼓宋曰鼓司以內臣掌之鼓

在宣德門南街北廊至道三年命太子中舍

王濟勾當鼓司用朝臣勾當自此始景德四

年詔改為登聞鼓院掌諸上封而進之以達

萬人之情隸諫正言凡文武臣寮閣門無例

通進文字並先經登聞鼓院進狀未經鼓院

者檢院不得收接建炎元年因舊制置局于

闕門之前 高宗即位於南京召李綱為宰相

綱奏曰人主莫大於兼聽廣視使下情得以

上通今艱難之際四方休戚利害日欲上聞

而士民之願效其智慮者尤多而檢鼓院猶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也遂置登聞檢院於行在便門外三年專隸諫院大元亦置登聞鼓院掌奏告御史臺登聞檢院理斷不當之事

羣書要語

九重嚴邃非叫閤之可聞萬邦遐曠因表䟽而方達其有寃未申投匭唐大詔令古者朝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漢書萬邦之事無隔於九重獻替之謀不遺於聽覽唐大詔令

古今事實

建登聞鼓

太宗旁求諫諍俯察謳謠廣延不諱之書建登聞之鼓于時在朝無闕政四海無疲人不遺聽覽其擊登聞鼓者委金吾將軍收進不得輒有傷損亦不須令人遮擁禁止其理匭使但任投匭人移表狀於匭中依常進來不須留副本併妄有止遏

擗登聞鼓

唐大曆十四年詔天下寃滯於朝堂受詞推決

尚未盡者聽撾登聞鼓

古今事實

以懸闕左

宋元嘉九年魏主詔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

通鑑

以代謗木

寶應元年制下自黎蒸上及公卿並須投匭論及時政得失仰差中正清白官一人知匭務知招其直言以代誹謗之木其匭朝夕出入

續通典

東坡遠器

蘇軾字子瞻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軾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韓琦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其進用然不若朝廷培養之而後用也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

伊川再辭

程伊川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詞訟非用人體再辭不受

文集

故求閑局

呂申公公著謚正獻差判登聞鼓院公研精講

學無進趨之意嘗與王介甫相對而嘆曰今天
下雖小康然堯舜之道知其不可復行以故求
閑局將以遂其志

言行錄

恥自引去

李椿字壽翁監登聞鼓院淵觀寵方盛同舍人
走其門公恥之自引去

晦庵集

預賜錦袍

景德二年改鼓司爲登門鼓院即命周起謚安
惠判鼓院會十月賜近臣錦袍特預之

仁宗實錄

改爲檢匣

見前開檢院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八

新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九

新集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諸院部

宣徽院

左右宣徽使



歷代沿革

唐置宣徽使始以宦者為之天祐

元年留宣徽南北院等九使餘並

停二年廢宣徽南北院凡有公事並於中書

論諮梁復以王殷為宣徽使省南北院使而

有副使後唐復南北院使省副使晉漢周皆

因之宋舊制二使通掌院事共院異廳止用南院印大元置宣徽院有左宣徽使又有右宣徽使又有同知宣徽院事同簽書宣徽院事宣徽判官掌朝會燕享凡殿庭禮數管轄閣門橫班諸司

古今事實

始領宣徽

宋開寶九年以潘美依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充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此始又以樞密副使楚昭輔權宣徽南院使以右衛大將軍判三

司王仁贍權宣徽北院使

出為節度

至道元年出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柴禹鎮為鎮寧軍節度使太宗謂之曰舊制自宣徽出不過防禦使朕今委爾節旄亦可謂優恩也

用文武臣

至和元年趙抃言近非次除宣徽使節度使頗為煩數今後文臣須曾歷中書樞密院任用加之德望為人推服武臣曾經邊鄙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元額只是二員至如使相

之任體貌尤重更當慎惜

置編修官

熙寧九年五月宣徽北院使王拱辰言本院前後所降宣劄條例文字及逐旋聖旨指揮不可遺墜乞行編修所貴朝廷故事永久可備檢用從之六月辟著作佐郎何洵直充編修官就本院置局十年八月編成條例二十五冊上之

待以空宅

夏鄭公為宣徽北院使自河中府徙判蔡州道經許昌時李邺鄆為守乃徙居他所空使宅以

待之夏公以為知體

徑以入朝

景德四年十二月承天節百官上壽於崇德殿宣徽使當宣荅時知樞密院王欽若權宣徽使事欽若在病假知樞密院陳堯叟復以故不入宰相議以參知政事權宣荅真宗曰宣徽使三司使皆不坐可令丁謂攝事是日欽若徑入朝謂雖承勅不復攝事

客省使

引進使附

歷代沿革

(唐)開元中始置諸使其後增置宋定內客省使至閣門使謂之橫班初以檢校官爲之嘉祐三年詔客省引進各置使一員副使六員內客省使凡崇政殿受朝則升東階侍立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牧伯朝覲酒饌饗餼宰相近臣禁衛將校節儀諸州進奉使賜物回詔之事引進使掌文武官正謝辭國忌賜香諸道章表等事(大元)因之置客省使副使各一人又置引進使副使各一人

古今事實

謂之館主

宋永初置南北賓客館主四方賓客之事因改爲四方館舊儀於通事舍人中以宿長一人總知館事謂之館主凡四方貢納及章表皆受之類要

隸於臺察

紹興三年詔客省四方館並隸臺察

東西上閣門使

歷代沿革

五代唐天祐二年勅東上西上閣門制置各別至於常事則以東上

居先或大忌進名遂用西閣為便**宋**橫班有東上閣門使西上閣門使凡取稟旨命供奉乘輿朝會游宴及贊道守三公羣臣蕃國朝見辭謝糾彈失儀之事使副專之政和官制橫班副使之名改為大夫而其職任則命內外官知焉其後所除總名知閣門事仍兼客省四方館之職紹興五年詔左武大夫以上並稱知閣門事若官未至右武大夫者即稱同

知同兼序在閣門之下即副使也今**大元**置東上閣門使二人副使二人西上閣門使二人副使二人又有通事舍人承奉班都知內丞奉班押班等員

羣書要語

既崇三揖之儀爰設九賓之禮張鷟集內朝之使若朱華二閣贊相

上下時為榮近政和制上閣之闡同上思得戎

班之俊長吾賓贊之寮其服端闡統司謁者肅等成於表著之位傳臚句於陞廉之間龍溪行

俞隨等制主禁闈之謁胡文恭行向傳範制練

習朝章曲阜制惟朱華之上閣當太微之法官
置副介之名用承諸使胡文恭行馬懷德制

古今事實

謂之館老

咸平四年故事閣門長一人判四方館謂之館老
長編又續通典以為唐故事

謂之煥仗

國朝承五代之弊文德殿東西有上閣門而無
上閣按唐宣政殿門之中朝也是為正衙紫宸
直其北是謂上閣蓋自晉太極有東西閣天子

間以聽政閣之名起於此方唐盛時立仗於宣
政天子坐紫宸而金吾殿中細仗自東西閣門
入謂之煥仗今文德殿唐宣政正衙也而垂拱
直其北紫宸乃在東偏文德殿東西但有上閣
二門未審以何處為上閣直參攷典故正上閣
之名復有唐盛事馬文昌雜錄

儕輩皆聳

太祖朝客省使張保績為衛尉卿判客省閣門
事保績在閣門前後四十年宣贊詞令聽者皆
聳儕輩推其能故特寵之長編

宦官一沮

仁宗時內殿崇班錢晦累遷閣門使宦官王守忠領節度觀察留後牒閣門定朝位燕坐晦因對言天子大朝令宦官坐殿上必為四夷所笑守忠又欲以禮服進酒晦以為不可禮官議與晦同而言事官亦言守忠由是一沮

東上西閣

唐天祐二年勅東上西上閣門制置各別至於常事則以東上居先或大忌進名遂用西閣為便頃緣闡豎擅權以陰陽叙立不思南面但啓

西門詳其稱禮似爽規儀自今定依舊制

續通典

橫行知閣

紹興元年詔主管閣門宋錢孫轉橫行一官落權字上曰錢孫乃藩邸內知客稍習閣門儀注而法非橫行不許知閣門故與轉橫行一官中興會要

通事舍人

故事閣門無通事舍人而通事舍人唐制自隸中書省如抽赴閣

歷代沿革

門並稱閣門祇候其後直授閣門通事舍人
非舊制也天禧中去閣門二字政和六年詔
以閣門通事舍人名行鄙俗可改為宣贊舍
人大元閣門置通事舍人二員

羣書要語

有大行人小行人周禮漢謁者隨
行○相導通奏之節宣揚拜起之

儀引而贊之不聞失禮白集李晟制辨色而朝

百辟輯瑞以會萬方正錯立族談之儀宣注意
登庸之命鏘鏘濟濟進退以時名為侍臣以贊
導吾左右者通事舍人之任也元集廬均制舊

典通事本隸西臺近制建官則領朱閣非善音
吐有姿範者不得與選胡文恭行李惟寶制典

謁天墀之華王威制特陞宣納之名同上宣納

禁職於上閣而轉清曹修制再隸朱華之閣久

侍赤塗之墀柴貽範制特陞贊於殿中同上典

司中謁李繼明制參典中涓之謁王文思制宣

傳辭令相導儀矩閑於其事必得其人曲阜行

高世賞制上閣贊導之官武列之高選賈佑制

宸闈二閣處天下戶班之俊而掌賓贊之職者

其選尤高龍溪除甘暉制

古今事實

詞令進止

唐崔崇禮以節義自將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詞令進止觀者皆竦職林

周旋吐納

孫處約曰得為通事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

熟於宣導

晉天福二年檢校兵部尚書陳瓚守衛尉卿兼通事舍人判館事以其熟於宣導故雖位三品

猶總管事

書其忠信

仁宗時李惟賢為閣門通事舍人在閣門習朝廷儀制數奏事稱旨仁宗嘗書忠信李惟賢五字賜之後又賜以李惟賢忠孝勤謹七字

尚衣局

歷代沿革

周禮有司服中士二人掌王之吉

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戰國

有尚衣尚冠之職秦漢少府屬官有御府令

丞掌供御服後漢有掌冠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事魏因之晉屬光祿勳宋大明中改尚方曰左右御府各置令丞一人後廢帝初初省御府置中置其後又置至齊高祖省文帝置梁陳無御府其職隸左尚方後魏有掌服郎北齊門下省統主衣局都統各二人後周有司服上士二人中士二人隋門下省有御府局監二人大業三年分屬門下省其後又改為尚衣局有直長四人主衣十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冕大夫咸亨復舊又有尚衣奉御掌供天子衣服詳其制度辨其名數而供其進御直長為之貳宋初置內衣庫使副使後去內字大元置尚衣局亦有使副使各一人

古今事實

造衮冕依式

唐閻立德隋殿內少監毗之子也毗初以藝知名立德與弟立本早傳家業武德中累除尚衣奉御立德所造衮冕衣裘等六服并罽輿傘扇咸依典式時人稱之

儀鸞局

歷代沿革

唐置營幕使後置同知院使**五代**梁開平初改儀鸞使**宋**置儀鸞

使副使**大元**置儀鸞局有使副使各一

人

收支局

歷代沿革

大元始置都監一人同監二人

尚食局

歷代沿革

周禮有饎夫內饗食醫中士掌和王之六食六飯六饎百羞百醬八珍之

齊**秦**置六尚有尚食**漢**因之後遂省至**北齊**門

下省統六局尚食局有典御二人丞監各四人

又有集書省統三局有中尚食局**後周**有內膳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凡進食必先嘗之又有主

食主膳至**隋**開皇初門下省統尚食局有典御

二人直長四人食醫四人大業三年分屬殿內

改典御為奉御員各二人**唐**龍朔二年改為奉膳大夫咸亨復舊掌供天子之常膳隨四時之禁適五味之宜**五代**梁有尚食使副使**大元**置尚食局有使副使各一人

生料庫

歷代沿革
大元始置生料庫有都監同監又有收支都監同監等員

尚藥局

歷代沿革

自陳梁後魏已往皆太醫兼其職
北齊門下省統尚藥局有典御二

人侍御師四人尚藥監四人摠御藥之事又集書省統三局有中尚藥局典御丞各二人中謁者僕射二人摠知中宮醫藥之事**隋**門下省統尚藥局置典御侍御醫直長醫師大業三年分屬殿內改為奉御**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醫大夫咸亨復舊**宋**舊有香藥庫置使**大元**置尚藥局有使副使及都監各一人

果子庫

歷代沿革

大元始置果子庫有都監同監各一人

內藏庫

歷代沿革

宋太平興國初置庫及使名**大元**內藏庫有使副使又有隨庫都監同監掌內府珍寶財物

太醫院

歷代沿革

周有醫師上士下士**秦漢**少府屬有太醫令丞**後漢**又有藥丞一人

魏因之**晉**宗正屬官有太醫令丞過江省宗

正而太醫以給門下省**宋齊**太醫令丞隸侍

中**梁**隸門下省**陳**因之**後魏**有太醫博士助

教**後周**又有太醫下大夫小醫上士**隋**有太

醫令丞又有主藥醫師藥園師呪禁博士煬

帝又置醫監醫正**唐**有太醫置令丞令掌醫

療之法丞為之貳**宋**亦置太醫令丞熙寧八

年又置太醫局別置提舉一員判局二員管

勾一員大元置太醫院有使副使判官各一員掌醫療之法

羣書要語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書在膏之上育之下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左

無妄之藥不可試也易動不肆勤靜不宴逸有

疾歸天醫無能恤太上防疾其次萌芽腠理不

蠲骨髓柰何崔寔太醫令箴侍醫禁庭曲阜行潘和六

飲六膳以會其時察五色五聲以知其變元集高

御藥院

歷代沿革

周禮有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周制不

宋御藥院主管四人以入內內侍充

掌按驗方書修合藥劑以待進御及供奉禁

中之用凡藥必品嘗而後進大祭祀朝會燕

享行幸則扶持左右饋進膳羞亦如之凡遷

轉之序初除聽喚以進左右也自聽喚中選

任主管龍圖天章閣謂之閣長次遷管後

苑次遷管內東門謂之門司次遷御藥謂

之藥局自此為侍從由御藥擢押班即除

昭宣使

羣書要語

屢辭藥藏之親 胡文恭行王從禮
制擢升御府 曲阜制

教坊

歷代沿革

周大司樂中大夫樂師下大夫四人
掌成均之法以樂舞教國子又有
太師下大夫二人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
聲秦漢奉常屬官有太樂令丞又少府屬官
有樂府令丞後漢太常樂令一人魏復為太

樂令丞晉元帝并太樂於鼓吹宋太常有太
樂令丞齊因之梁太常屬官有太樂令又別
領清商丞太樂有庫丞陳因之後魏太和十
五年置太樂官有太樂博士北齊太常寺有
太樂令丞後周有司樂上士中士隋太常寺
統太樂令丞二人唐因之武德後置內教坊
于禁中如意元年改曰雲韶府以中官為使
開元二年又置內教坊于蓬萊宮側有音聲
博士京師置左右教坊掌俳優雜劇自是不
隸太常以中官為教坊使宋樂府隸太常寺

大元置教坊有使副使判官各一人

宮闈局

歷代沿革

唐內侍省有五局官屬一曰掖庭局主宮嬪簿二曰宮闈局扈門闈三曰奚官局治宮中疾病生死四曰內僕局主供帳燈燭五曰內府局主中藏給納局有令丞各二人皆宦者為之宮闈局常侍奉宮闈出入管鑰**宋**不置**大元**仍唐舊亦置宮闈局有使副使各一人又有隨殿位都監同監之員

宮苑司

歷代沿革

五代梁有宮苑使副使**宋**因之**大元**置宮苑司有令丞各一人

內侍局

歷代沿革

夏商兵制**周**禮有闈人寺人內豎皆其職也**春秋**齊有豎刀**晉**有寺人披**秦**有寺人**秦漢**加官有中常侍參用士人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後漢**中常侍贊導

內事顧問應對永平中定員四人小黃門十人漢舊儀曰中常侍得出入卧內舉法省中

明帝以後改以金璫右貂太熹太后稱制乃

以闈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悉用

闈人不調他士後魏有大長秋初漢景帝改

將作為大長秋又置內侍長四人掌顧問拾

遺應對北齊有中侍中省隋曰內侍省置內

侍二人內常侍二人內侍即舊長秋內常侍

即舊中常侍煬帝改為長秋監唐復為內侍

省龍朔改省為監光宅為司宮臺神龍復號

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初太宗定制

內侍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

任以事惟閣門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開

元天寶中始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宋有內

中高品班院淳化五年改入內內班院又改

入內黃門班院又改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

景德三年其東門取索司可併隸內東門司

餘入內都知司內東門都知司內侍省入內

內侍班院可立為入內內侍省以諸司隸之

國初有內班院淳化五年八月改內班為黃

門九月改黃門爲內侍黃門院爲內侍省入
內內侍省與內侍省號爲前後省而入內省
比前省尤爲親近通侍禁中役服褻近者隸
入內內侍省拱侍殿中備洒掃之職役使雜
品者隸內侍省入

號南班

入內內侍省有都都知副都知

押班內東朝供奉官西頭供奉官內侍殿頭內
侍高品內侍高班內侍黃門內侍省有左班
都知副都知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內東頭
供奉官內西頭供奉官內侍殿頭內侍高品

內侍高班內侍黃門自供奉官至黃門以一
百八十人爲定員凡內侍初補曰小黃門經
恩遷補則爲內侍黃門後省官闕則以前省
官補押班次遷副都知次遷都知遂爲內臣
之極品熙寧中入內內侍省內侍省都知押
班逐省各以轉入先後相壓永爲定式其官
稱則有內客省使延福宮使宣慶使宣政使
昭宣使國初所置元豐間議改官制張誠一
欲易都知押班之名置殿中監以易內侍省
既而宰執進呈神宗曰祖宗爲此名蓋有深

意豈可輕議以是且仍舊制至政和二年始
遂改焉大元置內侍局有令二人丞三人局
長二人

羣書要語

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書予曰有奔
走詩手握王爵口銜天憲後漢官

官傳論

超登官卿之位

職參天機

並同上

服

勞宮省

龍溪除游回制

彌光貂省之任

胡文恭

行麥允制

聯職內宰

曲阜除閭安制

古今事實

不除節度

皇祐間王守中不除節度觀察使而止給其俸
何剡抗疏爭辯以爲不可其後孫托亦以節度
使所以尊寵將帥專置軍事安危成敗一以係
焉豈宜中官得加其任

餘皆奉祠

祖宗成法內侍爲承宣觀察者帶橫行雖有一
二正任皆老疾歷年既多丐祠祿然後予之中
興以來此選尤遴以高孝兩朝言之其爲正任
承宣使者不過數人不除節度

官有四星

天文有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 通典

古今文集

雜著

五代宦官論

歐陽脩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踈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

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踈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福伏於帷闥則向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踈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盛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前史所載宦官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

於內而踈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可得而去也唐昭宗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二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官

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矣莊宗未滅梁時張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爲樞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昵黃門內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莊宗頗疑有異志陰遣紹宏俟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返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其啓明州之二心者

皆紹宏始也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爲之也當此時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取唐而代之耶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其他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殺之都亭驛明宗晚而多病王湫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聞苦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宏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

明皇使高力士決省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劫遷明皇於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駭沒貴爲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播遷于陝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爲陳洪進所弒敬宗爲劉克明所弒文宗欲言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

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
文宗憂憤以至于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
僖宗呼田令孜爲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
于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
爲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內韓
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裔誅中官而朱
全忠劫遷昭宗遂弒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
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爲刻肌刻
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
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宦官預

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
功非此不足爲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
別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
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
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崔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
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間構
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
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
如初宮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間內臣之中李憲
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爲魁傑憲總兵熙河

兼領三路王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
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
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盛
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洛陷沒在熙河
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摧舟舡
置堆梁經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
剥爲國歛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未足以謝萬姓
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
猶存 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李憲
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一人帶御器

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
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
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
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中不得不憂故臣敢
極言之 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
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羣小人故朝廷肅清內
逐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入故宮禁肅清內
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內外肅
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
可輕變 陛下柰何先自壞之 陛下所以享

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 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爲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 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爲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使心服乎

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 陛下左右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壬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

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內外爲小人所悞外興師旅內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羣小所爲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以爲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爲哉自聞近臣兩次指揮以來外議

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爲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爲令德之主惟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每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切以獻納自任今茲事體實係朝政汚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嘿嘿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惟陛下裁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九

新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九

